

小记伦敦郊外的夜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3/2021_2022__E5_B0_8F_E8_AE_B0_E4_BC_A6_E6_c107_213308.htm 撰文/王绶绌我的留学时期是一段“大浪淘沙”的年月。同龄先进者有过许多震撼人心的佳作，珠玉在前，令人深感有景道不得。于是只能在支流上集起一些回忆的片段，当作火红年代的一个陪衬吧。中关村诗社的诗友中多中科院老者，一度谈起“诗与科学”，惊奇地发现许多人都曾有过熔诗歌与科学于一炉的“宏愿”。这也引起了我对当年留学生涯的一个片段的回忆...
...在夜色沉沉的大地上我的斗室和原野合为一体我化作了一根琴弦在喧响的、宽阔的共鸣之谷上张起--勒内玛利亚里尔克(杨武能译)我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诗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读的是英译本。很喜欢，但不很懂，有些朦胧。有几首写夜的诗感受颇深，原诗现在背不出来了，记得有一首写城市里的夜，写到远处楼房中婴儿的啼声，使人立即感到了沉浸在黑夜里的一片楼群何等寂静，而这寂静里又充斥着何等的生命气息。还有一首，前面引的是它头一节，是写郊外的夜。当时也曾引起了我的共鸣。这是5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白天望过去，沿路的车像是一阵阵连发的火箭炮，频频交火。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当时的伦敦大学天文台人不多，几个年轻人，我也在内，合作得很好，常常在一起工作到天黑。一天下来，大家松一口气，喝一杯热茶，海阔天空，什么都聊

，算是“积极休息”。M是我们中间的音乐家，有时兴起，就为大家拉一段小提琴。他从小练琴，拉起来很投入。不过不论什么曲他都只拉几个片段，余下的他说他“进不去”，全省掉了。大家取笑他缺乏完整性、全面性，不符合科学原则。他却说音乐对应的是心，科学对应的是脑，拉提琴时就是会彻底忘掉科学。于是有人就攻击他把帕格尼尼、克莱斯勒的“心”全撕成一片片了……这种争论自然不会休止，每回都只是因为天黑了要回家才告暂停。这些当然都是友好的玩笑。其实，我完全理解M。科学追求认知，艺术捕捉感受，两者是人生多面体中两个最光彩的面。我理解M，还因为那时我对学诗写诗也很投入。在天文台我常常独自操作望远镜到深夜，这使我拥有了许多学诗写诗的夜。那是郊外“星垂平野阔”的夜，是进入里尔克诗中“宽阔的共鸣之谷”的意境中的夜。M的话是对的。许多以往读过的诗会对应于此此时此地的“心”的感受。记得一个初秋之夜，四五个小时的观测刚结束，走出观测室时，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小立片刻，正是“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镜中偷换”。牵起一缕乡愁！我那时离家已经5年。这是东坡改写的词，本是写一对贵族恋人，但是我和M一样，只掐下我感受到的片段，借古人的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东坡也许没有想到过他的词会引出这样的共鸣。但我认为艺术就是会有这样的作用的。一百个导演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在热恋中作的，“月光”则是多年之后一位评论家根据自己的感受起的标题，而这个标题自此与曲同在。我很欣赏音乐论述中用“演绎”一词来表达

指挥家和演奏家对乐曲的处理。确切地说，作曲家是用乐曲演绎了他自己的感受，演奏家则用他的演奏演绎了作曲家乐曲中的表达，而听众则用自己的感受演绎了演奏家的演奏。你可以有你的演绎，我可以有我的演绎，感觉是多样化的，正如人生的多样化。这当然不能以衡量科学的那种严格、精确的尺度来衡量。难道不是艺术的多样化才使得文明社会中多角度、多层次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夜深人静，正可以和古今诗人“讲求”艺术效果。拿“静的境界”来说吧，也许深夜里许多人都会感受得到，但如何表达出来？读王维的诗，觉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境界静极，比起评说颇多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高明多了。殷勤地告诉人们一种境界是怎么来的，往往就达不到这境界，好比一个舞台表演老是用解说词就往往会演不出深刻。还是说王维，后人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诗和画本来就有可以互通的感受。真正的好诗、好画应当是含有“画不出的好画”和“写不出的好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和蒙娜丽莎庶几近之。如此看来，诗与画且难互代，何况科学与艺术！话虽如此，但总觉科学工作，一旦沉溺其中，确是时而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如果要表达，可能只有借助于诗歌。于是就时时抱着捕捉“科学感受的一刹那”把它写出来的愿望。有过几回尝试，但自觉都不很成功。这里录下一首，且当是当时“少年游”的一个印迹吧！寻梦与梦的交替中你知道我听到了什么灵魂，灵魂到夜来更不能隐伏有如山坳里的泉水有如手腕上的脉搏是什么信息难道我寻到了曾寻到了有火一样的酒熨入血液半夜里我坐起身来两手抱我自己的膝难道这竟是梦你的梦一个梦像月光飞入了夜的树林

千万千的形迹 作者简介王绶纶，生于1923年，籍贯福州。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1981-1993)、主任(1994-1996)。在提高我国授时精度，创建我国射电天文研究等方面作出贡献。20世纪90年代与苏定强等共创“多天体光谱望远镜”(LAMOST)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项目。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兰 撰文/王绶纶我的留学时期是一段“大浪淘沙”的年月。同龄先进者有过许多震撼人心的佳作，珠玉在前，令人深感有景道不得。于是只能在支流上集起一些回忆的片段，当作火红年代的一个陪衬吧。中关村诗社的诗友中多中科院老者，一度谈起“诗与科学”，惊奇地发现许多人都曾有过熔诗歌与科学于一炉的“宏愿”。这也引起了我对当年留学生涯的一个片段的回忆……在夜色沉沉的大地上我的斗室和原野合为一体我化作了一根琴弦在喧响的、宽阔的共鸣之谷上张起--勒内玛利亚里尔克(杨武能译)我第一次读里尔克的诗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读的是英译本。很喜欢，但不很懂，有些朦胧。有几首写夜的诗感受颇深，原诗现在背不出来了，记得有一首写城市里的夜，写到远处楼房中婴儿的啼声，使人立即感到了沉浸在黑夜里的一片楼群何等寂静，而这寂静里又充斥着何等的生命气息。还有一首，前面引的是它头一节，是写郊外的夜。当时也曾引起了我的共鸣。这是5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白天望过去，沿路的车像是一阵阵连发的火箭炮，频频

交火。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当时的伦敦大学天文台人不多，几个年轻人，我也在内，合作得很好，常常在一起工作到天黑。一天下来，大家松一口气，喝一杯热茶，海阔天空，什么都聊，算是“积极休息”。M是我们中间的音乐家，有时兴起，就为大家拉一段小提琴。他从小练琴，拉起来很投入。不过不论什么曲他都只拉几个片段，余下的他说他“进不去”，全省掉了。大家取笑他缺乏完整性、全面性，不符合科学原则。他却说音乐对应的是心，科学对应的是脑，拉提琴时就是会彻底忘掉科学。于是有人就攻击他把帕格尼尼、克莱斯勒的“心”全撕成一片片了……这种争论自然不会休止，每回都只是因为天黑了要回家才告暂停。这些当然都是友好的玩笑。其实，我完全理解M。科学追求认知，艺术捕捉感受，两者是人生多面体中两个最光彩的面。我理解M，还因为那时我对学诗写诗也很投入。在天文台我常常独自操作望远镜到深夜，这使我拥有了许多学诗写诗的夜。那是郊外“星垂平野阔”的夜，是进入里尔克诗中“宽阔的共鸣之谷”的意境中的夜。M的话是对的。许多以往读过的诗会对应于此时此地的“心”的感受。记得一个初秋之夜，四五个小时的观测刚结束，走出观测室时，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小立片刻，正是“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镜中偷换”。牵起一缕乡愁！我那时离家已经5年。这是东坡改写的词，本是写一对贵族恋人，但是我和M一样，只掐下我感受到的片段，借古人的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东坡也许没有想到过他的词会引出

这样的共鸣。但我认为艺术就是会有这样的作用的。一百个导演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在热恋中作的，“月光”则是多年之后一位评论家根据自己的感受起的标题，而这个标题自此与曲同在。我很欣赏音乐论述中用“演绎”一词来表达指挥家和演奏家对乐曲的处理。确切地说，作曲家是用乐曲演绎了他自己的感受，演奏家则用他的演奏演绎了作曲家乐曲中的表达，而听众则用自己的感受演绎了演奏家的演奏。你可以有你的演绎，我可以有我的演绎，感觉是多样化的，正如人生的多样化。这当然不能以衡量科学的那种严格、精确的尺度来衡量。难道不是艺术的多样化才使得文明社会中多角度、多层次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夜深人静，正可以和古今诗人“讲求”艺术效果。拿“静的境界”来说吧，也许深夜里许多人都会感受得到，但如何表达出来？读王维的诗，觉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境界静极，比起评说颇多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高明多了。殷勤地告诉人们一种境界是怎么来的，往往就达不到这境界，好比一个舞台表演老是用解说词就往往会演不出深刻。还是说王维，后人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诗和画本来就有可以互通的感受。真正的好诗、好画应当是含有“画不出的好画”和“写不出的好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和蒙娜丽莎庶几近之。如此看来，诗与画且难互代，何况科学与艺术！话虽如此，但总觉得科学工作，一旦沉溺其中，确是时而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如果要表达，可能只有借助于诗歌。于是就时时抱着捕捉“科学感受的一刹那”把它写出来的愿望。有过几回尝试，但自觉都不很成功。这里录下一首，且当是当时“少年游”

的一个印迹吧！寻梦与梦的交替中你知道我听到了什么灵魂，灵魂到夜来更不能隐伏有如山坳里的泉水有如手腕上的脉搏是什么信息难道我寻到了曾寻到了有火一样的酒熨入血液半夜里我坐起身来两手抱我自己的膝难道这竟是梦你的梦一个梦像月光飞入了夜的树林千万千的形迹

作者简介王绶纶，生于1923年，籍贯福州。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1981-1993)、主任(1994-1996)。在提高我国授时精度，创建我国射电天文研究等方面作出贡献。20世纪90年代与苏定强等共创“多天体光谱望远镜”(LAMOST)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项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